

离开TVB五年,期待更大舞台

陈国邦:我来内地求职了!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熟悉港剧的观众都会记得陈国邦。近至《大太监》里狐假虎威的彭三顺和《公公出宫》中善良规矩的丹田,远至《寻秦记》中身怀雄韬伟略的李斯和《流金岁月》中患有智力缺陷的司徒俊,陈国邦极少演主角,却凭借多个配角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6年年底,陈国邦与TVB彻底结束合约。没了TVB剧集这个“窗口”,很多观众已有颇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最近陈国邦现身广州,他笑着对记者说:“我是来求职的。”在广州短暂停留之后,他前往北京,参与一部内地影视作品的拍摄。女儿已快九岁,陈国邦这位低调爱家的演技派终于迈出了北上的步伐,到内地继续追寻演艺梦想。

寻找机会,想跟优秀演员过招

2015年,陈国邦在微博发公开信,宣布离开TVB。他在信中写道:“我不想看见自己慢慢变作一潭死水。”虽然他在2016年又受邀“回巢”,与黎耀祥和毛舜筠合作了情景剧《爱回家之八时入席》,但在这部剧完结之后,他便彻底离开了TVB,走进他口中的“外面的世界”。

之后几年,陈国邦并没有闲着,他参演了香港话剧团的话剧《红梅再世》,也出演了《火速救兵》等其他平台的电视剧。但他很少离开香港,原因是舍不得年幼的女儿陈禧:“我希望能跟女儿十岁之前多陪伴她,与她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所以那几年我尽量多接本地的工作。但现在女儿已经快九岁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稳固,我也能安心外出工作。”

虽然工作重心一直放在香港,但陈国邦对内地影视作品如数家珍。他透露,自己不仅把经典古装剧《雍正王朝》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近还一口气追完了43集的《觉醒年代》。《觉醒年代》讲述了20世纪初的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燃情岁月搬上荧屏。这部剧给陈国邦带来不少启发:“这么‘文学’的电视剧,我却看出了‘战争’的感觉——在那个年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让人非常振奋。”作为一名好戏之人,陈国邦看得过瘾:“于和伟(饰演陈独秀)和马少骅(饰演蔡元培)两位演员演得非常好。我看剧的时候忍不住想象,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怎么演?如果我能跟他们演对手戏,又会怎么样?跟好演员演戏,就跟比武过招一样。”

“内地影视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比香港更多,我自然有更多机会表现自己。”陈国邦跃跃欲试,“来到内地,我的目标很直接也很简单。我爱演戏,这是我的专长和兴趣,我是来求职、来找机会的。”



陈国邦(左)曾与古天乐合作《寻秦记》



陈国邦(右)与恩师钟景辉合作舞台剧《相约星期二》



陈国邦在广州展望未来

科班出身,视表演为一门学问

谈到离开TVB,陈国邦坦言自己的想法至今未变:“在TVB那么多年,我是有点灰心的。从‘邦仔’到‘阿邦’再到‘邦哥’,一直被称赞,却也一直没法‘升职’。我当时正好在做舞台剧,有相对多一点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的方向。如果留在TVB,好像我的上升空间并不会变大,所以我决定离开。”在陈国邦看来,他介意的并非“红不红”,而是无法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但说到这个话题,他也不免感到无奈:“其实认真想想,在娱乐圈里,如果你不红,又怎么能当主角呢?”

但就算陈国邦从未演过主角,也不会有人质疑他的演技。甚至从某个角度看,他是香港演艺圈的“异数”。他科班出身,在香港演艺学院修读了四年制的表演课程,是香港戏剧大师钟景辉的爱徒。很多人都欣赏香港演员身上那份“打好这份工”的朴实心态,但对陈国邦而言,表演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门学问。他回忆起当年在演艺学院学习的经历:“King Sir(钟景辉)

当年收学生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把演戏当成一门学问。演艺学院不同于TVB艺人训练班或者香港小姐竞选,这是四年的专业课程,如果一心当明星,来演艺学院可能会失望。”

迄今,演戏仍是陈国邦的最大兴趣。他不爱刷社交平台,微博已经好几年没更新;但他爱上网,浏览记录大多是“粤语正音词典”之类的工具网站。他说:“我其实挺‘八卦’的,什么都想知道,生物、物理、历史……这些都会成为表演的素材。每当我接到一个角色,都会在某领域再深入了解。比如我当年在《寻秦记》里演李斯,我就去了解更多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这样才能更立体、更仔细地刻画角色。”他打了一个比方:“演员可以是士多,也可以是超级市场。刚出道的演员就像一家士多,‘库存’有限,可以演绎的角色也有限;但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会成长为一家什么都有大型超级市场。累积的素材越多,你塑造的角色就会更立体。”

戏如人生,用心经营丈夫角色

“演员这个职业非常有趣,可以一直做到老。”陈国邦说。在他的讲述中,表演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与现实生活交织缠绕:“我之前跟King Sir合作过一部名为《相约星期二》的舞台剧,连续演了八年。刚开始的时候,King Sir的年纪比他所饰演的78岁父亲要小。后来,King Sir也78岁了,他说:我终于也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当我成为父亲之后,再说出舞台剧里关于生育育女的台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继续幕前工作,陈国邦也在香港浸会大学表演系担任客座讲师。他认为,即使现在当演员的机会不如过去多,但表演仍是有用的:“生活中很多人并未从

事专业对口的工作,表演系毕业的也是一样。但表演这门学问,对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

帮助在哪?他说:“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其实都饰演着不同的角色。你可能是员工、女儿、妻子。表演可以帮助你更顺利地转换角色,更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陈国邦还把这套表演理论应用到与家庭的相处中:“要有意识去做点丈夫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情。”陈国邦与太太罗敏庄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妇,他的“理论实践”的成功:“比如我们家有个规矩:早上亲一下、每晚睡前亲一下、睡觉前亲一下,跟太太和女儿都一样。外在行为跟内在情绪是有联系的,多行动,就可以巩固感情。”

E-mail:wbylbyzn@ycwb.com

羊城晚报

晚会·潮人新知

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文化副刊部主编 责编 易芝娜/美编 张江/校对 潘丽玲

A10

被称“史上第一位超现实主义AI机器人艺术家”

□建平

机器人 Ai-Da 又开画展

5月18日,机器人“艺术家”Ai-Da在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举行了一场《Ai-Da: 机器人肖像》展览。官方介绍中以“类人生物”来形容Ai-Da,说“她”是“史上第一位超现实主义AI机器人艺术家”,不但会画画,还是一名表演艺术家。

Ai-Da的设计者Aiden Meller表示,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展览来挑战人类对于“身份”这个概念的理解。

Ai-Da怎么会“画画”?

Ai-Da是一台非常精密的机器人。它眼中装备的相机配备了面部追踪技术,然后相机关联了一套AI技术,可以与一个电脑平台互通互动。当Ai-Da通过一面镜子拍下自己的形象,得到一张照片,它

就会将这张照片的信息传递到AI手臂,手臂部分就会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在一张纸上绘出一幅看上去像星座图的抽象线条图案——这就是Ai-Da的自画像了。

所以,其实现在展出的Ai-Da自画像还是经过了后期人工加工过的。准确地说,这张自画像最终的成品,是由一位真正的人类女画家Suzie Emery根据Ai-Da所绘的“星座线条图”加工而成的。

Ai-Da的共同设计者Aiden Meller则将Ai-Da的艺术作品风格称之为“shattered”,大概就是指画作有“支离破碎”的意思。据他介绍,Ai-Da每45分钟就能完成一幅绘画作品,它的每次工作过程都是唯一的,在完成“绘画创作”后,它所留下的“创作路径”都会被删除,因此它的每幅作品也可以说是“无法复制”“独一无二”的。

创作让它有了“艺术家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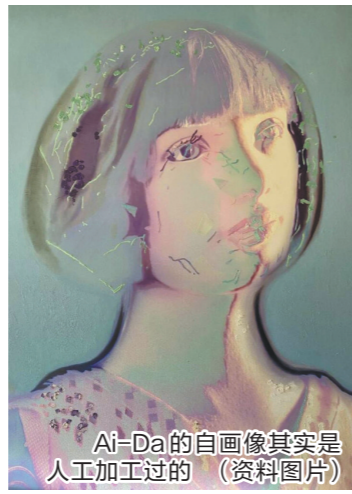
设计者Aiden Meller认为,Ai-Da在“创作”过程中,应该算是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并“创作”出了独特的作品。当然,Ai-Da本身并不是真的“活着”,只是具备AI功能的机器人。

Ai-Da的展览将展出一系列自画像作品,是它通过镜子拍摄自己的画面后,所创造的艺术画作。

Ai-Da的名字来自于数学家艾达·洛夫莱斯。Ai-Da的所有工作其实都源于大量的数据分析、编程。但现在它因为这些绘画作品及作品,已被称为“第一个超现实的人形AI艺术家”。它其实早在2019年6月12

日至7月6日就在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Barn画廊举行过作品展,作品包括素描、油画、雕塑以及影像作品,主题为“无定式未来”。其中那些雕塑作品也是根据它所绘的“星座线条图”后期人工加工而成的——由瑞典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从她的绘画中渲染出形象轮廓,再用蜡打印3D模型,最后用青铜铸造。

设计者称,Ai-Da的新颖之处在于她的外表和“艺术家的个性”。据说,2019年时的作品展已让Ai-Da的艺术品实现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一次的展览期望又能有新进展。



Ai-Da的自画像其实是人工加工过的(资料图片)



今年的作品展示现场 图/视觉中国

潮人审美 化树桩为雕塑



英国一位艺术家Brendan Rawlings推出的一系列环保雕塑已创造了数千英镑的价值,而他所采用的原材料不过是一些漂浮在河里的浮木和森林里倒下的树木以及被锯去主干的树桩。

他的雕塑手艺竟完全出于自学。最初是因为在自家附近的海岸上找到不少被冲上岸的烂木头,他便脑洞大开地想到用这些木头打造出想象中的动物形象,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创作出了一大批不可思议的天使、舞者和各种动物形象。

他所采用的工具也是信手拈来,最初甚至是用电锯来进行“雕刻”,后来才学会在用锯初步塑形后,再用一些小型电动多功能工具来完成更精细的细节。

只要心中有美,艺术创作便可无处不在。(文/CC 图/视觉中国)

鬼屋游戏还有“外卖”服务

下单点外卖,已是人们如今常做的事。最近日本一家鬼屋游戏设计企业从中得到启发,竟推出一系列鬼屋游戏的“外卖”服务。

这家企业名为“恐怖军团”,将于今年7月1日在日本东京正式推出一款“外卖”鬼屋游戏《尖叫救护车》。日本媒体称此举“开创了游戏先河”。

该游戏现已开始接受预约,

人们下单后就可以在家坐等“游戏”上门。每次游戏时间为15分钟,还可6人同时一起玩,总费用为9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32元)。

预约成功后,公司将依照指定时间、地点“送货上门”。实际上,这个游戏只是在在一辆救护车内部进行,游戏玩家收货时,可以登上这辆车,进入“游戏”。黑暗、恐怖的环境布

景,搭配上打扮令人惊悚的工作人员,再辅以逼真的音响系统,便能达到让人“练胆”的游戏目的。

依照公司方面的说法,他们希望能给客户带去“私人空间里最恐怖的体验”。当然,在上一组游戏者玩过后,工作人员都会对救护车“鬼屋”全面消毒、通风,然后才送往下一家。(新华社 乔颖)